

鄂尔多斯之恋 (下)

周维先自选集

周维先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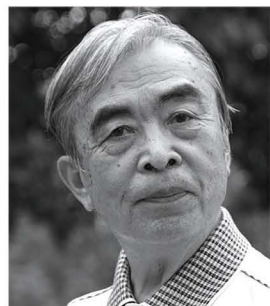


六十年创作精华

我相信，

这是可以让天下人为之动容的旷世之恋，
是许多人穷其一生不惜一切
寻找的那种大爱。

作为一种文学的表象，
周维先笔下爱与生的艺术世界，
始终都在沿着
语言艺术轨道前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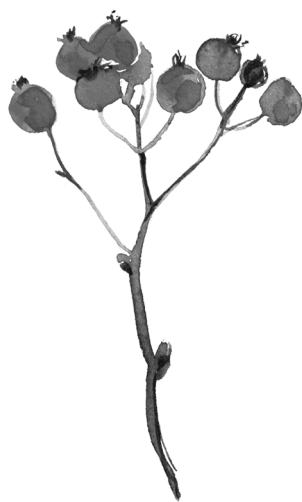
周维先，江苏宜兴人。195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干部业余大学、伊克昭盟师范、伊克昭盟师专任教。1963年调入内蒙古伊克昭盟文联。1980年后，曾任连云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兼任江苏省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视协会员。先后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首届江苏省十佳电视艺术家、第二届中国百佳老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获连云港市文联30周年终身成就奖、江苏省文联60周年艺术贡献奖。

创作了多部剧作、影视作品，代表作有歌剧《月亮花》，电影《早春一吻》《夏之雨冬之梦》，电视剧《小萝卜头》《梅园往事》《半个冒险家》《花开有声》等，并曾多次获奖。

鄂尔多斯之恋 (下)

周维先自选集

周维先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鄂尔多斯之恋:全2册/周维先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068-5969-1

I . ①鄂… II . ①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9201 号

鄂尔多斯之恋

周维先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牛 超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600 千字
印 张 45.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969-1
定 价 88.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汤显祖逝世四百年了。莎士比亚也逝世四百年了。一个是中国戏剧大师。一个是英国艺术巨匠。

夜读“临川四梦”，让我神思悠悠恍然如梦。莎翁又令我亢奋而至于无眠。

莎士比亚写情的执着。汤显祖写爱的顽强。

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为爱双双赴死，前赴后继死在了一起。杜丽娘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死，死亦可生”。她竟然为了没有得到的爱又重新活了过来，回到一见钟情的地方，寻找那一个必定属于她的人。

是不是棋高一着？

生离死别，缘起缘灭。那缘，是可以超越生死的。

我没有研究过“比较文学”，但是，在虚心拜读之余，还是忍不住把两位大师比较了一下。

六十年了。

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中，我追寻生命的原始。

在精神的王国里，生命不源于神秘莫测的大海、雷电中野性的山林、艳阳下蛮荒的原野。

生命始于爱。

爱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象。于是有了你，有了我，有了爱和恨的戏剧。

我是爱的儿子。我因爱来到人间，也将为爱绝尘而去。最后归于尘土。

如今，我遥望着故土，遥望着故土上的老树。

老树摇曳着千年的岁月。我摇曳着满头的白发。

大树下，故乡人摇着扇子捧着紫砂，在月下，在风中，絮絮而谈，讲的是古往今来、前世今生……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那是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太湖吗？

那里有我的父辈、父辈的父辈……来自生命源头的梦。

那梦很长很长，长到无可言说，美到风华绝代。尽管我已然从白衣飘飘的少年变成了苍颜白发的老者，但是那林林总总多姿多彩的爱之梦，仍然逶迤而来，绵延不绝……

于是，我用爱，用生命，用灵魂，用一个又一个白天和黑夜，把一篇又一篇关于爱的故事写在了流水之上……

2016年6月22日草

8月26改于连云港 苍梧

序

鄂尔多斯，是我受伤最重的地方，也是我一生一世都回味无穷的去处。我曾背对故乡，把青春慷慨地泼洒在大漠草原长河落日之间，而它，也将最炽热的爱，最钻心的痛，一起刻在了我的心灵深处。它把我捧上云端七年，又一鞭子打入炼狱里七年。当我决然离去时，心中的情感早已绞成一团乱麻。我不知道究竟该爱它还是恨它？我更不知那些关于鄂尔多斯的记忆，该封存在密闭舱里，还是大笔一挥，一股脑儿彻底删除。孰料，关山遥隔的时日愈加久远，那迫使我丧尽尊严的痛，竟随着岁月的云烟一起散去，而令我魂不守舍的爱，却历久弥深。我不由自主地朝思暮想，鬼使神差地一次又一次重返鄂尔多斯——那个让我真正看到了生命活力的地方。在那里，我懂得了什么是率性和赤诚，什么是剽悍和仁厚，什么是至情至性和侠肝义胆，什么是狂野不羁和包容旷达。是啊，我的灵魂曾经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陷落，尔后，又不依不

饶地在噩梦之后重新崛起。三十年过去了，纵然远在天涯，走近它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却把它当作无可替代的精神家园。是的，哪里都无法替代。

1999年，我偕妻子，跟导演李路一起重返鄂尔多斯的时候，我已年过六旬。黄河上有了大桥，不用再乘船摆渡了。但是我宁愿颠簸于波峰浪谷之间，重温在大树湾在二河滩在三顷地，唱着悠长伤感的《王爱召》，与黄河朝夕相对耳鬓厮磨的感觉。上岸后，仍像1958年秋天那样，头枕行李等到夕阳西下，才被一辆风尘仆仆的卡车捎走，吭吭哧哧盘旋而上，摇摇晃晃驶向高原上银盘似的硕大无朋的月亮。哦，三十一年前独自踏上十里明沙的情景，回想起来意境实在很美。可谁知，当时我曾多么落寞多么无助。好在那阵子年轻，才二十一。即使在异乡漂泊，却依然心存浪漫，搜肠刮肚地寻觅流徙落魄中每一点诗意。现在，孤悬边塞的境遇已成笑谈，而弥漫于逝去年华的诗情画意，却令我回味无穷，喟叹不已。

到了东胜，最先看望的是文艺界劫后余生的老友。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回肠荡气的好书。见到我突然归来，他们大惊小怪，呼朋唤友，端出奶茶、酪蛋、酥油、炒米，包了几种肉馅的饺子，又是喝，又是唱，亲热得像草原上红红的篝火。那些素昧平生的南京知青，听说家乡来人写他们的故事，纷纷请我畅叙。不仅中饭晚饭顿顿有请，就连早饭也派人作陪。记得，每次聚会都始于调侃说笑，祝酒歌、哈达、银碗一样都不能少。酒过三巡，便开始回首当年。不管如今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还是忙于生计的草根，都会讲到泣不成声。在场者无不潸然泪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为青春一哭的理由。当我讲起“文革”中的遭际，我的老乡们也都泪流满面，与我同醉同哭。之后，我们

驾着盟长的越野车，在没有路的阿尔巴斯草原深处，找到了李路的舅舅王强。他放弃了一个又一个进城南归的机会，与一位美丽温柔的蒙古族姑娘相爱相守了三十年。三十年，美丽早已不复存在，那女人的脸上却依然洋溢着爱的阳光。当王强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姑娘在深井边回眸一笑，使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勇气。他冒冒失失上门求婚，发誓要爱到地老天荒。这个南京九中的高才生从此便全身心地融入天苍苍野茫茫的牧场，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荒原牧人。那夜，王强杀羊置酒，极尽地主之谊。李路默默无语，一直喝到烂醉。他说，他想为舅舅哭，但是不能。他唯一能做的是一醉方休。

2000年从春到秋，我都沉浸在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之中。以前的创作，要么奉上级之命，要么应朋友之约，而这部长篇的电视小说，不是要我写，而是我要写，完完全全出自内心的召唤。我万万没想到，内心的召唤竟会呼风唤雨，让你像着了魔似地跟着感觉走。于是我笔下一个来自南京的艺术家吴天然，与《盅碗舞》传人阿丽玛在阿尔巴斯草原的蓝海子边邂逅相爱了。在不平常的春天里，吴天然无辜获罪，押往新疆劳教，因食物中毒而被抢救。阿丽玛日夜兼程奔赴新疆，得到的却是恋人的遗骨。她带着遗骨回到阿尔巴斯，做出了惊世骇俗的举动：她穿上婚服与骨灰盒举行婚礼，又换成丧服为它举行葬礼。五年后，吴天然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他们一起逃到大青山上，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他们相约在兴安岭见面。“文革”中，黑线人物阿丽玛失去人身自由。吴天然在兴安岭度日如年。当她在森林中找到吴天然的时候，时间又过了八年。她眼前的情人已经变成一个失忆的人。阿丽玛用往日的歌曲一唱三叹，帮助他一页一页翻开记忆的书本，终于在他们行将老去的时候，找回了所有往昔的回忆，也找回了刻骨

铭心的爱情。

我相信，这是可以让天下人为之动容的旷世之恋，是许多人穷其一生不惜一切寻找的那种大爱。



·
目
录
·

001	第一章
022	第二章
051	第三章
075	第四章
101	第五章
123	第六章
147	第七章
170	第八章
193	第九章
211	第十章
234	第十一章
258	第十二章
282	第十三章
305	第十四章

327	第十五章
349	第十六章
373	第十七章
396	第十八章
419	第十九章
441	第二十章
464	第二十一章
488	第二十二章
511	第二十三章
535	第二十四章
560	第二十五章
582	第二十六章
606	第二十七章
630	第二十八章
656	第二十九章
681	第三十章

第十六章

吴千里家。深夜。

吴大宝：“梅伯伯自杀了？这不可能！他在哪？”

梅国选：“在医院。”

吴大宝：“你带我去！”他拽着梅国选奔下楼去。

梅国选、吴大宝骑着车在小巷中疾驶而去。

他们在医院门口下车，冲进医院，穿过走廊，砰地推开急救病房。

他俩冲到病床前，床上睡的不是梅教授。

他们离开病房，直奔医生值班室。

吴大宝：“请问，急救室的梅教授？”

值班医生：“梅教授？”摇摇头，“噢，你是说那个美国特务吧？去太平间找找看，说不定在那里。”

吴大宝：“你们没有抢救？”

值班医生：“一个美国特务抢救什么？最高指示：世界上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

吴大宝：“你！”攥起拳头要冲过去，被梅国选拽出值班室。

太平间。

太平间人满为患。

梅国选，吴大宝皱着眉头一一看过，却没找到梅教授尸体。

吴大宝问看守人：“梅教授呢？”

看守人：“教授？我这儿可没有什么教授。”

梅国选：“他姓梅……”

看守人：“啊，姓美，美特，对对对，送过一个美特。”

吴大宝：“人呢？”

看守人：“这还用问吗？送火葬场啦！最近那儿日夜加班，弄不好还得排队等着烧哪！”

吴大宝、梅国选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方。他们相对默然。他们走出医院。

他们骑车行驶在寂静的林荫路上。

吴大宝：“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相信梅教授真的自杀了。”

梅国选：“他是死了……是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吴大宝：“不，他那么乐观，不会轻易去死，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梅国选：“红卫兵把他揪出去斗了两天两夜，不给他饭吃，不让他睡觉，叫他交代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

吴大宝：“他交代了吗？”

梅国选：“没有……”

吴大宝：“你在场吗？”

梅国选默然。

吴大宝：“梅国选，我在问你！当时你在哪？”

梅国选：“我一直在场。”

吴大宝：“你做什么了吗？”

梅国选：“我什么也没做。只是……跟着喊喊口号。”

吴大宝：“就这些？”

梅国选：“还有。”

吴大宝：“还有什么，你快说呀！”

梅国选：“一直到第二天黎明前，爸爸都没承认。红卫兵叫我反戈一击。”

吴大宝：“你怎么说？”

梅国选：“我说，我说……”

吴大宝：“你说什么？你说他不是？你说你……不知道？”

梅国选：“我说……我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派遣特务。”

吴大宝一拳把梅国选从车上打到地下：

“浑球！你是个浑球！”

吴大宝跳下车，揪着倒在地上的梅国选：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梅国选：“当时压力很大，不这样做就前功尽弃了，不如……逢场作戏……”

吴大宝：“逢场作戏？这戏是这么好做的吗？”

梅国选：“没想到，没想到……”泪下。

吴大宝：“没想到戏票的价格这么贵，要付出生命作代价！是不是？”

梅国选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火葬场。

大门紧闭。

吴大宝敲门，再敲门，最后用拳头撞起来。

这才有一个老头打开大铁门上的小门：

“做啥做啥？送死人也有个时间，我们是八点上班，阿晓得？”

梅国选：“我们来领骨灰。”

老头：“谁的？”

梅国选：“梅林。”

老头：“政治面貌。阶级成分。”

吴大宝：“谁的？死人的活人的？”

老头：“当然是死人的啦！”

吴大宝：“他是个大学教授，叫梅林。”

老头：“大学教授？政治面貌肯定好不了！叫什么来着？”

梅国选：“叫梅林。”

老头：“哦——就那个美特！”

梅国选：“有骨灰吗？”

老头：“没有。”

吴大宝：“是不是没烧？”

老头：“烧了。”

梅国选：“烧了怎么会没有骨灰？”

老头：“噢，我们把十几个反革命一起，纸船明烛照天烧了！这才叫送瘟神嘛！”

吴大宝：“亏你们想得出来！集体烧也得有骨灰吧？”

老头：“哦，想起来了，一个老太和一个小姑娘已经装了一瓶子骨灰走了。老太太一边装还一边唱一支什么歌，鸽子长鸽子短的，真是西洋外国事！收骨灰还要来一点四旧！”

梅家。

梅师母哆哆嗦嗦地从玻璃瓶中将骨灰倒进一个雕花紫檀木盒里。

她把紫檀木盒放在钢琴上：

“梅林，让我再给你弹一支曲子吧！你最喜欢的……”

她弹出了《鸽子》的前奏，每一个音符都浸染着痛楚和悲伤，然后，她凝眸紫檀木盒轻轻地唱起来，直到泪流满面，难以为继：

当我离开了亲爱的故乡，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悲伤……

她捧起紫檀木盒走到楼下。

院子里，梅兰已在树下挖好一个坑。

梅师母捧着紫檀木盒慢慢跪下，把盒放进土坑里：

“你太天真，太善良，那就跟天真善良的鸽子做个伴吧……我会每天弹琴给你听的。你寂寞的时候，我会唱我们的老歌的……好吗？”

梅国选从外面进来，吴大宝跟在后面。

梅师母：“……没想到，我们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成了你的，你的……掘墓人。从今以后……我再也……没有儿子了。”抓了一把土，轻轻撒在紫檀木盒上。

她哭了。

梅兰跪下一捧一捧地向坑中洒土。

坑已填满，梅兰用手拍实。